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六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評斷

張遼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命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意猶豫

善察敵情

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倘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言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見得透）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慮得當）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妙千古）魏武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武征張魯封一教（教即教條也）與護軍薛悌書署函邊

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遼因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之明日遼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直衝至權麾下權驚走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軍少乃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

即旨教指亦合如此故行之不疑

善戰乃爲將之本必有此而後言他

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日中吳人氣奪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還遼率諸軍追擊幾獲權魏武大壯遼拜征東將軍還屯雍丘得疾權甚憚焉敕諸將曰張遼雖病不可當也遼疾遂篤薨于江都

斷曰

魏圍昌豨糧盡欲歸遼請少緩其中有機屢覘以

自發矢又稱似可挑誘因示德威先附大賞孫降
不違軍中忽亂絕不驚疑不反安坐反者自知有
項而定首謀殺之魏恐賊至封教相遺賊來開教
教意頗微惟遼有識力戰破圍孫權敗走安守合
肥為將若此方稱出奇

張郃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初為袁紹將紹與魏武相
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魏武自將
急擊之郃說紹曰魏武兵精往必破瓊瓊破則將軍

事去矣宜急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
曹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看得定）
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瓊而以重兵攻曹營不能下魏武果破瓊紹軍潰郭（小人所必至）
圖慙乃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魏武
魏武得郃甚喜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諸葛亮出祁
山遣郃率軍拒亮將馬謖于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此謖之失計）
據城郃絕其汲道擊破之亮復出急攻陳倉魏武遣
郃救之因問郃曰比將軍到亮無已得陳倉乎郃知

亮孤軍無穀不敢久攻因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此識變數之一驗）
郃晨夜進至南鄭亮果已退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
戰勢地形無不如計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
洛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
郃右膝死

斷曰

張郃袁將欲救烏巢郭圖異議敗恐見嘲轉加譖
妒郃懼歸曹街亭絕汲馬謖敗逃亮圍陳倉曹慮
動搖郃料無穀久矣去郊及救兵到果屬徒勞誰

知再至木門相遭飛矢中膝痛失英豪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魏武圍鄴易陽令韓範僞
以城降而仍拒守魏武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而（妙子遣人）
陳成敗範悔晃輒從之因言于魏武曰二袁未破諸（說得聳聽）
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
河北無定時也願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魏
武從之韓遂馬超反關右魏武兵至潼關恐不得渡
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守蒲坂知其無

謀也願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
可擒也魏武善之使晃以步騎四千渡蒲坂作塹柵
未成賊果星夜來攻晃晃擊走之魏武軍得渡遂破
超等晃從魏武伐關羽羽屯圍頭又別屯四家晃揚
言當攻圍頭而早攻四家羽見四家欲壞自將步騎
出戰晃擊退步騎遂追陷與俱入圍頭破之魏武渙
讚之諸將皆集魏武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
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魏武嘆曰徐將軍可謂有
周亞夫之風矣晃用兵常遠斥堠先爲不可勝然後

戰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何用私譽爲太和元年薨

斷曰

徐晃爲將處士精當飛矢城中降旣不妄受降招降信義是望超遂反時蒲坂一障守旣不知敗則有狀渡而擊之一時掃蕩將屯圍頭四家倚杖晃破四家圍頭引向爲將若茲方據其上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魏武擊譚尚于黎陽使

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魏武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

（要看得克）

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破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備北侵至鄴魏武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忽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

（看破在此　發有伏在此）

欲追擊之典曰彼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典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其伏屢戰不利典因往救備望見救至軍乃散退典

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請徙詣魏郡魏武笑曰卿欲慕耿純耶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誠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宗族部曲萬三千餘戶居鄴魏武嘉之典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因與典典素不睦恐典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

之言千古遺憾凜

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也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年三十六薨

斷曰

魏擊譚尚兵至黎陽命典與昱船運軍糧高蕃絕
水船不得行蕃軍少甲恃水爲强典窺懈怠專制
殺傷旣通水道功不可量劉皇伐鄴惇典守逼忽
燒屯去惇欲追亡典曰不可設伏須防惇不肯聽
被劫始忙賴典援救方兩相當宗部甚衆散住招
張徒詰魏郡彼此安康遂欲擊賊恐典仇方典爲
國家私憤久忘盡力破賊忠勇名揚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也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

使見志之

所在可
軍營處所時人多笑之惟司馬懿見而奇之辟以爲
掾時魏欲於壽春等處廣田蓄穀爲滅吳計艾以爲
大才大智人晰中定有大計
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灌溉又通
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又以爲昔破黃巾
以前爲據
因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
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請于淮北屯二
設處合宜
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歲收五百萬穀以爲
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
先見定然
後來事方見其非妄動
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事皆

施行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艾與郭淮拒蜀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敵去未遠或恐復來宜分軍以備不虞淮乃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令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

此是令眼

此是明眼

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襲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

引鈎相對

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羌狄獸

心不可義親强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
寇漢高有平城之圍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
重則北人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人可因叛
割爲二國以分其勢此御邊長計也司馬懿納之姜
維退駐鍾提議者皆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
洮西之敗非小失也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
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
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
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

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以為之餌五也彼有此數者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又針）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後魏攻蜀司馬懿使艾與維（鉏相對）（亦是妙美）相綴連于雍州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乃引兵還守劍閣鍾會等攻維不能克艾因上言敵勢已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入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二百里以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若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俱笑定而行不足惡也友是難不一）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因自

陰平道行無人之道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最爲艱險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illegible] 足 音坊）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將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拒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乃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請降艾至成都禪詣軍門艾受而宥之命將士無虜掠納降附蜀人皆服艾深自矜伐輒依鄧禹故事承制

開禪行驃騎將軍於緜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又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値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又言於司馬懿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衆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三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與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風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司

驕傲之過

馬懿監軍衛瓘喻艾曰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又言曰啣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前何明後何暗蓋昏于驕也）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未定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曰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召艾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于綿

傷

竹西斬之子忠俱死（大功付之流水）

斷曰

艾凡遇境規度其宜不知者笑知者驚奇魏畜田穀破吳用之田無水利將何以滋艾請開導妙論皆施偕淮拒蜀揣度姜維當渡不渡襲洮無疑急往先備方不受欺討蜀五利料難直馳陰平斜徑腹心所依捹死涉險捨命乘危裹氈死戰方得濟師奇功興績成于一時措居不善身首皆夷筭人妙矣苦不自知

司馬懿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也少有奇節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聞而辟之從討張魯因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襲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

言雖未用寔亦權略

魏武皆笑此言大有大意

言卒不從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敵欲從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於國事無大損而便欲遷都示敵以

弱矣孫權劉備外親內踈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
諭權令犄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呂蒙
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敗蜀將孟達降于魏懿
曰達之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爲新城
太守達遂連吳㘕蜀潛圖中原蜀相諸葛惡其反覆
故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
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可謂心貫白日蜀人
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意欲相破惟恐無路此秘
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語諸將曰達無

〇貢定信義今正相疑之時當其未定宜促定之乃分軍以拒吳蜀援兵自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達驚曰宛去洛千餘里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神速也其甥鄧賢等開門出降遂斬達諸葛亮兵至天水及於祁山魏主遣懿督軍西屯長安以拒亮張郃欲勸懿分軍駐雍郿以爲後鎮懿曰若前軍獨能〇分別〇得〇明〇令〇八〇心〇當之則將軍之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魏諸將皆懼懼劬去懿麥也

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亮復率衆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魏遣懿督軍駐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君無事矣已而亮果上原將北渡渭懿遣將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其意可知也遣衆備陽遂而自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

（有膽勇）（此安衆之言也）

原有長星墜亮壘懿知亮必敗時魏主以亮僑軍遠
出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觀其變亮數挑戰不出
激挑妙交　止戰　允　與是對手
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不許遣
辛毗杖節以制之後亮復挑戰懿欲出戰毗杖節立
軍門懿乃止初姜維聞毗來因謂亮曰毗杖節來賊
要看得明白
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
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我豈千里而請戰
耶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
姓奔告懿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

懿者懿以窮寇不敢逼儀乃結陣而去既而懿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乃歎曰天下奇才也審其必死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着屐去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懿問其起居飲食對曰三四升問其政事對曰

二十罰以上皆自省覽懿乃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魏主問懿曰於君度彼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魏主曰彼計將安出懿曰預有所棄非其所及也今吾孤軍遠征彼謂不能持久必拒遼水以守之此中下計也魏主曰往還幾時懿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至遼水文懿果遣將阻遼隧堅壁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

趙之乃泛舟潛渡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近復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兵法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則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

霖潦大水平地三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中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安可不速令文懿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

細細謬破方所良謝甚然出入萬萬

月是以不計死傷而與糧競耳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若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

因事變賊悉眾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鈎衝發矢石晝夜攻之適有長星墜梁水文懿大懼遣使乞降不許突圍南出懿遂縱兵擊斬文懿於梁水星墜之所吳將全琮攻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懿督軍南征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以輕騎挑之然等不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後寢疾薨於京師時年七十三晉國初建追

尊宣王○

斷曰

司馬懿人從討張魯備爭江陵請乘蜀土言雖不從大志已覩關羽震樊魏欲避許懿請結孫因而斬羽孟達雖降意猶首鼠八日往擒盡驚神武諸葛出祁以懿禦侮利則忽趨鈍則守佐巾幗相加亦不妄舉食少事煩早知其苫五丈秋風更悲無補料死料生功已足數文懿反遼視魚遊釜計日攻盧破之若取後晉帝基皆懿遺跡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及策薨，弟權統事，瑜與張昭共掌衆務。魏武入荊州，劉琮舉衆降，魏武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欲窺江東。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召群下問計，咸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詞，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

荊州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而勢力衆寡殊不相敵不
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
論○先○正○大
武雄才若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
英○雄○之○言○自○覺○凜○凜
用足英雄雲集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
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且北土未安馬超韓遂尚在
偏看
得○明白
關西爲操後患安能曠日持久與我爭疆埸且捨
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况今盛寒
馬無藁草驅中國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勝○敗○皆○已○看○明○不是孟浪
此數者兵家所忌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正在今

曰願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適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命發軍時劉備爲曹操所破遣諸葛亮詣權請助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操軍中已有疾病一戰即敗退次江北瑜等在南岸聽部將黃蓋火攻之計取艨艟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於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

權原有志

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因引船俱前曹操吏士觀望蓋降大喜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會風盛猛延燒岸上營落烟熖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曹操大敗退保南郡瑜與備復共追之曹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竟自北歸瑜與仁大江相對剋期大戰瑜親跨馬掠陣會爲流矢中左脇瘡甚引還仁聞瑜卧不起勒兵就陣瑜强起行營激揚吏士仁乃退去劉備領荆州不畏曹操而欲心劉牧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備可謂明眼特識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

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戰攻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覽英雄又恐（是亦一實）備卒難制不納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因說權曰曹公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益得益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治行

裝而道于巴丘病卒天也

斷曰

周瑜英雄才智奇特曹下江南兵威赫赫衆議迎降方可解厄瑜曰不然今猶漢國曹雖漢相實爲漢賊將軍江東三世恩澤糧足兵精雲集賓客天下横行亦無不得曹今雖多馬韓在北送死而來有何難克權喜爲然遂決定策諸葛適來遂同計畫赤壁火攻曹兵喪魄再戰曹仁傷猶起勢慮備蛟龍入難天測憑吊江東周郎出色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歸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母哀其志而舍之數歲當死張昭薦蒙代當爲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欲合并之蒙陰賒貴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

親梟就首將士乘勢擒祖權曰事之克由就先獲也（論功亦當）以蒙爲橫野中郎將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持王之言）權善其言因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圍寧寧急請救瑜往救蒙說瑜曰分遣三百人柴所險道賊走可得其馬（小計亦妙）瑜從之軍到夷陵戰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形勝自倍曹仁退走魯肅代周瑜之陸口過蒙屯下肅向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

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以備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子明吾不知卿才畧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結交而去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上言三將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之曹操出軍濡須權拒之蒙請夾水口立塢置强弩萬張于其上

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
小心慎重之言
利鈍戰無百勝倘邂逅遇賊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
得入船乎權曰善遂行之曹兵不能下而退曹操遣
朱光爲廬州太守屯皖大開稻田蒙曰皖田肥美若
揆情度勢當
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勢大矣宜早除之于
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督前
陣自以精兵繼其後遂攻破之權嘉其功拜廬江太
權自識人
守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權曰鷙鳥累百不如
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

民時劉備遣關羽鎮守荊土權因命蒙西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蒙移書招之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將之零陵過南陽鄧元之以其與郝普舊交欲令誘普及被書召還蒙即秘之夜召諸將授方畧晨當攻城因顧謂元之曰郝子泰欲為忠孝事而不知時左將軍（指劉備）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暇豈有餘力復

（此不可少）（安頓）（得妙）（實是情事）（實是時勢）

矜此哉今吾士卒精鋭人思致命至尊又遣兵相繼
丁道子泰以旦夕之命（然得醒）待不望之救藉牛蹄中兩魚
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今吾度之不終日而彼城必
破城破身死無益于事而令（使人忘勸）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
不痛哉君可見之爲陳禍福元之往見普具陳蒙意
普懼而聽之及普出降蒙迎執其手下牀語畢出書
示之因拊手大笑（不必）普見書乃知備在公安羽在益陽
慚恨入地然已無及矣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
軍赴益陽初魯肅等以曹操尚存禍難已構（此蕭）宜進蜀

漢與之同仇及肅卒蒙為漢陽太守總領肅軍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兼并心且居國上流其勢

王蒙特○又嘗別論

難久乃密陳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任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巡江上下蒙為國家全據襄陽如此何

先○殊○殺○前○義

憂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強壯時圖之後欲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之蒙初至陸口後修恩厚與羽結好及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

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赴襄陽。（先著得定）吾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權納之。蒙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仁勇有餘，深細不足）兵以赴樊。權聞之，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𦨼中，（作用皆妙）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每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尤妙）故羽不聞。遂到南郡，傅士仁、麋芳皆降。（此二段兵家大作用）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加撫慰。約軍中不得干歷人家，存恤耆老，疾病者給醫

禁饑寒者賜衣糧羽之吏士知家門無恙皆無鬭志

羽還在道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朱然潘璋等斷其歸路父子俱獲荆州遂定蒙尋卒年四十二

蒙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卒權問所用蒙薦蔡遺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因用之甘寧麤暴好殺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曰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勇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魯肅初與孤

記可爲千古用將法

憂語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後孟德水陸齊下諸將皆請迎肅獨持爲不可勸孤急呼公瑾逆擊之爲勝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孤借地之德是其一短不足以（欲結備敵曹非其宜也）損其二長孤常比之鄧禹呂子明少時果敢有膽而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奇出可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耳圖取關羽勝于魯肅權可謂知人

斷曰

呂蒙言志貧賤難居摯賊虎穴富貴可圖黃祖之彼陳就先誅龔肅慕義奪軍與辜設柴險道發馬

不認會肅問計爲畫良謨肅驚才畧一至此乎勞將子弟任用莫虛夾水立塢以備不虞曹穀若熟孫地必屠蘆寧戰走蒙方守盧陵賊起蒙即掃除初畏曹勢與蜀相扶肅死蒙繼并蜀欲鋤先剪三郡謀羽日殊會羽伐樊直擣其虛荆州雖得禺足已無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孫權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

寇舊惡依阻漢地但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
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費
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權遣遜討之棧支黨多而
遜兵少遜及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鼓噪而
（得所以爲妙）（衆得後行）
前賊應時破散得精卒數萬人呂蒙稱疾詣建康遜
往見之曰關羽與我接境而矜其驍陵轢于人但務
屯進未嫌于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可出其不意擒（恰合蒙心）
之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佯不許及見權權問誰
可代卿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重任未有遠名故

非羽所忌今常用之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
克權乃拜遜爲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遺書於羽
曰前小舉大克指赤壁破曹利在同盟遂慕光塵思稟良
規將軍之勳足以長世卽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
之畧蔑以尚茲然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以操新之最合時勢
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
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謙詳入
情羽自信之
幸隣德威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得書見
其有謙下自託之情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因具陳其

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蒙爲前部郎克公
安南郡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督
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
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等各爲圍督
勢亦赫赫
又先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
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
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
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險要實國之門限
雖易得亦易失失之則荊州可憂今當爭之臣觀備

前後行軍多敗少成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幸高枕勿以為念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已入五六百里又相持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是猾彼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便宜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矣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遂率諸軍同時俱攻遂斬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

營備急尹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備因夜遁驛人自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屍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輕陸遜所以敗）初孫桓別討備爲備所困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安心在此）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雖不救安東安東自解矣及備潰桓因謂遜曰初實相怨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可謂服善）當禦備時諸將或是孫策時舊將或是

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乃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今在境界此强敵也諸君並受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虜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皆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因謂遜曰君初何不啓諸將違命制者耶遜曰諸將皆與國家所共定大事者臣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大笑稱善權北征遣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賫表奉報

還遇敵邏卒被擒瑾聞之甚懼與遜書曰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速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當必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慼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但當自定以安之須設施周備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定計自率兵馬以向襄陽城令瑾督舟船兵便引退遜徐整部伍張聲勢以趨船敵素憚遜不敢干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

兵馬頗作邊害遜知其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表聞率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置書界上式兵得書送式式惶懼遣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赤烏七年爲丞相卒次子抗襲爵

斷曰

江東陸遜雖一書生兵機世務種種分明呂蒙圖蜀恐羽備兵詐稱病去薦遜代行知遜有智喜遜

無名遂復謙退羽果被乘蜀帝西向平地結營屢挑戰遂覘伏形已而伏去空喜空驚相持既久殺計不生茅火一把燒入帝城此時此際方服遜能後拜丞相文武兩成

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救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困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

苦之諸將咸諫曰今以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
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
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
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救必至至而無備
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將晉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皆
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使賊
○利○害○已○明○識○敗
沒江陵所損者小若令西陵失守則南山諸夷騷動
甚可憂患吾寧棄江陵而進據西陵況江陵完固
乎初江陵道路平衍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

過水漸漬于中以絶寇叛祜至欲因所過水浮船運
糧揚言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知其揚言亟使武
（附中有上故習言）
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
（不惑）
以車運大費功力吾揚肇率兵至西陵都督俞贊亡
請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
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兵皆以舊將
（變着妙）
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
下肇衆傷死甚多肇計窮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
（識重輕……奥妙）
力養銳伺覘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

追者肇衆恐懼悉解甲無走抗使輕兵躡擊大破敗
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修治城圍東
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拜大司
馬荊州牧遂卒

斷曰

西陵步闡據城叛晉陸抗聞之部兵急進晝夜圍
攻如風火迅諸將驚疑以爲已甚羊祜江陵勢亦
大震何不往援獨此之奮抗曰不然事各有分江
陵守堅諒難乘釁即使棄之棄所不吝西陵吾規

既固且峻若有差池諸夷則近緩急重輕安可不認及晉救來易軍相犢乘勝陷城誅闔明信回覩江陵猶然吾郡拜牧荊州臣亡始盡

新鍥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七

古閩黄道周石齋父註斷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嘗游汶水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晉武帝將滅吳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祜開設庠（此其大主意）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里每爲邊患祜

患之卒以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

計○部○畧○布○大○信○　○令吳罷守者

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

為此○也

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

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祜以孟獻營武軍而鄭

作○用○

全○妙○在○法○于○此○若○無○先○變○是○迂○儒○也○何○足○望○

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

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

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歸附每與吳人交兵

尅日方戰不為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計者輒

醉以醇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

其死者而厚加殯殮尚景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之香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來降嘗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江沔若禽獸先爲吳人傷而後爲晉人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抗心也爲○祜貰倒矣）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毋求外福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

衒乃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思應其名者耳聞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才可重任因表請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何不自隨以濟）軍密令備舟楫爲順流之計祜乃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并向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況孫皓恣情猜忌朝野不靖（破吳方略已定之久矣）必不齊力致死所恃水戰而我軍一入境則長江非其所有若退保城池則舍長就短又且官軍懸進人有

致死之志吳人內戰有憑城之心如此則不踰時可破矣帝深納之而時議者不同（常受此累）祜因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當斷不斷可取不取豈不令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後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疾難數入遣張華造問籌策祜曰若孫皓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不能越長江將爲後患遂舉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南州人龍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泣襄陽百姓因祜平日遊憩峴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淚因名爲墮淚碑祜卒一歲

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有此一言九不恨矣
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

斷曰

祜督荊州欲吳歸晉知殺不親故布大信識得在人因撫遠近初至無糧既田成囷緩帶輕裘寇不臨陣若獻詐謀醉以佳醞降者欲歸聽歸不問偶刈吳糧絹償不吝饋藥敵嘗敵知非鴆若此行仁敵焉能順然爭上流齊薦王濬破吳之謀既詳且盡事不如心八九悶悶一旦身殂峴山遺恨後帝

追功湧流如噴策告九原忠方無慍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欲伐吳以預代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離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別遣劉憲代

之遂成傾敗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大舉預復上表言討賊之形已露恐孫皓知而生計表至適張華與帝圍棊華推枰斂手力贊（近臣言重如此）帝乃許之預乃陳兵於江陵而別遣周旨伍巢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要害之地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晉軍飛渡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巢等發伏兵隨從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預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

兵登岸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王濬先列上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議皆以天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欲俟冬更舉預曰兵威已震（譬喻得妙）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示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還巴丘沅湘之間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荊蠻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陵桂之漕南士歌之曰後日無叛由杜

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
造必考度始終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交
接有禮數遺餽洛中貴要感問其故預曰吾恐為害
不求益也嶠王濟解相馬和嶠頗聚斂預甞稱濟有
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
有左傳癖立功後從容無事惟耽思經籍尋病卒

斷曰

杜預立言號稱武庫代督荊州西陵先據政諱衰
師表還遂去既克西陵殺機已露陳兵江陵自不

復顧瘖遣奇兵泛舟夜渡旗幟多張賊心驚懼孫

歆計窮遣軍出拒敗不隄防遭擒於誤伍延僞降

預攻如故既平上流餘俱風怖破竹功成于秋美

藻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

前路廣數十步人問之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衆　志○氣○使○不○同

竊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羊祜

深知之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

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
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
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
製法栗妙
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
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
船于蜀其木屑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木屑
以呈孫皓曰晉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
當亡故也
則終不敢渡皓不從時晉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
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

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之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發自成都巴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謀知其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蔴油使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

自應出此

自應出此

孫皓遣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之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日莫不破膽濬入于石

頭皓乃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于京師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受王渾節制預至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其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因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亦曠世

此即節制也用之實妙

不通

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

不知視去杜預甚遠

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乘勝

但自由耶

納降渾耻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帝下詔責

濬上書自理曰前至三山渾軍北岸臣因風發乘勢造城無緣過船以與渾語夫臨軍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史出醒）渾又論濬得吳寶物濬復疏辯（此則）濬自以功大爲渾所抑每進見自陳或不勝忿徑出（大差）不辭帝每容恕之其親范通謂濬曰卿功美矣恨所以居功未善也旋師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問前廣路已甚作功名學）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問所以不及此）此相如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

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卒時年八十

斷曰

王濬鴻鵠燕雀焉知廞薦于帝造船出師木屑蔽江孫皓不疑兵發成都吳方知危不設兵馬沿江置錐再橫鐵鎖要害守之濬知其狀更自出奇造筏造炬炬灌油脂鎖鎔鎖去船順流驅加之風利受降一時渾怒不消節度空持奏違詔命實渾之私濬心不服悻悻言詞矜功不美范言可愚而自

迴想吾福何辭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晉詔求猛士兗州舉隆爲司馬及凉州刺史楊欣爲羌人所沒帝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賊通凉州乎隆進前請往帝曰方略何如隆曰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醜羌何足滅哉帝許之隆立募限

但知選人便是能將

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又給三年

軍資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

以邀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惟有）

（此虜方能拔行而西）

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

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間發奇謀出其不意或夾道

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雖小智亦妙）

礙賊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

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臨

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

以偏師寡旅奮不顧身冒險能濟其假節武威將軍

隆到武威羌人前後被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
善戎没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斬之凉州遂平賜爵加
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爲西平太守時南羌成奚每
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羌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
農器若將田者羌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懈隆因其
懈遂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積十餘年威
信振于隴右洛陽太守嚴舒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
耄不宜服戎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
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衆遂定後卒

於官

斷曰

晉地涼州爲羌所沒帝嘆無人隆請往復募勇三千西行而足樹機萬人沿途邀突隆造偏箱可戰可宿廣列爲營狹上起屋射人應弦蓋張弩鏃磁石旁施甲羌被束我兵披犀盡驚神速既到涼州叛者仍服隆西無音盡疑遭戮一日捷聞帝喜可擲假節武威令享榮福想像其人實一英物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也元帝渡江以訪爲鎮武將軍命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乃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能爲害弢又遣張彦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將與訪共擊彦斬之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其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堅忍難及）（雖暫）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救一時之小計然由此成功使非小計也）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妙在自此一轉）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知我無救軍必當

還擁宜急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殺遣杜弘保盧陵訪追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及兵糧繼至遂復攻弘于盧陵弘大擲寶物于城外軍人競拾之訪圍陣亂弘因空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數馬鎧仗不可勝數賊率杜曾聚兵數萬破陶侃于石城王敦以從弟王廙爲荊州刺史令督趙誘朱軌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威震江沔元帝因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正盛訪

曰先聲有奪人之心（謂曾不敢竟突訪也）軍之善謀也乃使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設左右）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甄者挫其鋭氣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自旦至中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鋭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教不得妄動（逐也）聞吾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方出安得不勝）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旦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以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乘其衰而促之（說破）鼓行而進遂定漢沔而收曾送于王敦斬之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

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王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聞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大興三年卒

王敦耳非爲刺史也

借此以悍豎

斷曰

周訪受命船征杜弢弢欲打船作為桔槔訪設岐
棖架以相招船不為害別遣焚燒召訪往救共斬
賊豪及暮遇賊賊衆而驍知寡不敵散入如樵聚
結成陣鳴鼓呼號張揚救至賊驚而逃恐賊復至
渡水斷橋杜曾賊帥王敦之招訪設兩艇中軍自
操兩甄敗後自鋒方交接之兵法以逸待勞一戰
再戰直擒曾梟許為刺史環械代請雖怒不受寵
不嘵嘵歸功將士所以為高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荊州刺史劉弘辟爲長史及
陳敏之亂敏遣弟恢來寇武昌弘以侃爲江夏太守
出兵禦之有間者曰侃與敏鄉里舊人也居大都統
強兵脫有異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
之久矣豈有是乎侃聞之遣子洪及姪臻詣弘以自
固因幷力距恢且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
說得正大故行之不假
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
此尚
破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所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
不難
以誘之劫果生獲數人究知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

師遣兵逼羕羕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侃爲武昌太守帝使擊杜弢時周顗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已而賊果增兵來攻侃復遣朱伺等逆擊大破之杜弢將王貢率精卒三千出武陵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附延夜襲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襄城侃遣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順之

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言壯年定被誅也貢初橫脚馬上謂侃言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夔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左遷爲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荆州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拒廙侃遂夜發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附王敦改交州未行會杜曾據臨賀機復勸杜曾取廣州曾遂與溫邵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其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曾遂使（書識不慣）僞降侃知其詐先于對口起發兵車俄而曾率輕兵

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將許高討機斬首送京都諸將請乘勢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拿得定）因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于始興侃在廣州無事輒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侃勤于吏職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庶人當惜分陰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人收掌之人不解其意後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

屑布地及桓溫北伐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
理微密如此及蘇峻作逆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
深于識勢
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
擒之屢戰無功諸將請于查浦築壘部將李根曰查
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
從得妙
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遂從其議
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長史
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恐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
從得妙
當急攻石頭彼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從羨議峻果

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于陳陵東侃督部將彭世斬峻于陣中賊衆大潰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宋夏等據湓口自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寫中詔呈侃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抗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侃旣至默將宗侯縛默詣侃降侃斬之默在中原賊畏其

步今聞侃兵不血刃而會之益畏侃矣侃薨時年七十六蘇峻之役議者皆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以禦寇者正以長江耳（指明大勢）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人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外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貪也（妙在此）後庾亮戍之果大敗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所推重益如

斷曰

陶侃忠能著之久矣命之禦賊肯庇鄉里信任繫之所向披靡天下饑荒劫賊群起詐作商船誘擒究擬究係將兵追斬方已王貢從弢被擊遁從侃遙謂之君本佳子顧弢匪人吾爲君恥貢感來降弢因敗死既遷廣州督行不止曾機皆誅下溢一紙在廣恐安運甓以砥木屑竹頭皆所綜理石頭可攻白石不可倚名將妙言從而且喜郭默既誅餘

奸自餒不守郗城大有深指方識陶公過人遠爾

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頴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畧將北朝苻堅强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郄超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會符秦遣軍圍襄陽詔玄發三州人丁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遂攻戴逯于彭城玄率何謙次于泗口欲遣使

報逵令知救至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日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難攻彭城而輜重置于留城玄乃揚聲（此一舉妙）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遂驅進解彭城（項以有此一舉）之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復率符融等進攻壽陽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衆凡八萬至境堅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因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也

乞諸君稍却令吾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謂氣閒暇不驕不餒所）
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汝戊功）（自是正論）
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
萬向水逼而殺之未有不勝者融亦以爲然因麾衆（未嘗不是）（麾得）
却陣衆倉卒一却遂亂不能止玄於是即以精銳八（波分號）
千涉渡淝水秦亂大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
餘軍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此中大有天意）
不流逼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至詔加前將軍
玄復乘勢進攻兗州兗州既平又患水道險阻糧道

艱難用督護聞人奭之謀堰呂梁水樹柵立土塘擁二岸之水以利漕運自此公私兩便玄又進伐冀州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擊走之丕請降玄許之丕告饑玄餽米二千斛又遣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加都督徐兗青豫冀幽并七州軍事卒于官

斷曰

謝安知玄舉玄爲將郗超喜稱舉受皆當淮先游軍彭復解障及堅南侵百萬相向詔玄率軍與之

相抗玄使謂堅既承兵貶若不鋒交誰知得喪爾兵擁淝我軍胡上請却一麾以便立仗緩轡縱觀豈不快暢堅鞭一揮衆遂奔放玄因乘之勢寡亦壯不自踏殘郎投水藎鶴唳風聲盡呈兵相舉將得人邊疆無恙

北朝燕

慕容恪

慕容恪字立恭皝之子也深沉有大度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所言輒經綸世務皝異之乃授

以兵數從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既將終（知人）誡嗣主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屢戰有大功封太原王及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賢才[illegible]如此）總攝朝權初建業聞儁死皆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慕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大度量）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諫之恪曰人情（大學問）懷懼當安以靖之吾若不安衆何瞻向哉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

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于評罷

加〇也〇〇〇尤〇爲〇難〇得　　不〇獨〇虛〇懷〇勝〇和〇應

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恪之圍洛陽也秦中
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回乃定恪為將不尚威
嚴專以恩信御物務于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
犯法者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
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雖親臨問以後事恪曰
臣聞報恩莫大于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籓乎
吳王文武兼才管籥之器陛下任之以政國其少安
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闕之計言訖而終

斷曰
燕慕容恪○深沉有畧○既授以兵○從征叅酌○使鎮遼東○寇不敢作○嗣雋覲之○立功不薄○雋死輔孤○復以後托○有謀中原○桓因大錯○慕容恪存○憂方如昨○慕容根誅○內外錯愕○恪獨安之○使人把提○罷朝而歸○養親爲樂○臨死薦賢○報恩急着○忠孝若斯○才應兼學○

北朝秦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甞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又（引入妙）云家去此不遠欲隨往取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英雄往往有異人援引）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侍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我乃十倍償畚直猛異之與拜為師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自是博學好兵書懷佐世之志欲待風雲（胸中有物出世自異）而後動桓溫入關猛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賜猛車馬請與俱南

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並世哉在此可富貴

何爲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

（堅亦識人）

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若玄德之遇孔

明也歲中五遷權傾內外猛未至鄴劫盜公行及猛

（先聲便有用）

至遠近帖然先留鎮冀州餞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

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

（觀堅詞令可謂）

弱冠朕奇卿于暫見擬卿于周龍卿亦異朕于一言

（喜于用賢）

迴考槃之雅念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

不殊也朕且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弘濟之務

幷鄰而誰遂不許猛乃受命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
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 此等作用幾于王道非等閒也
廉恥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及率諸軍
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堅常敕其太子宏長
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當如事我其見重如此但惜
闡明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恩睚眦之忿靡不報
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寢疾堅親臨問後事猛曰晉雖 猛大
識大義在此一言
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
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

漸除之言終而死

斷曰

猛本貧人忽遇異老拜之爲師方事探討佐世爲懷待時迅掃桓溫入關謁之潦草捫蝨而談旁若悄悄桓驚異之請同南保並世知非故寧懷寶遇主符堅君臣敦好一歲五遷權兼大小初宰冀州俄拜京表拔賢農桑以圖溫飽兵革外修儒學內考國富兵强其功非鮮臨死遺言晉不可擾正朔相承天意自杳細味其言一何了了

六朝宋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論便自不同）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慨歸者甚衆文帝即位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此知彼知己之言）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常臣悉晦智晦悉臣

勇令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擒埔瑪本謂道濟與徐
羨之同誅忽聞來征遂不戰自潰元嘉八年到彥之
侵魏巳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與魏軍三十
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有降魏者具說
自是妙用
糧食巳盡道濟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上及
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
狥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
奇是妙用
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
雖未克定河南然全軍而返雄名大震魏甚憚之道

濟又不自斂朝廷之上盡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禍○在○此○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宴駕道濟不復可制乃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賢○妻○可○敬○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頃飲酒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觀○此○一○言○定○無○限○志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侵有飲馬長江之志後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晚○矣至此

斷曰

道濟北伐所至皆降於兵無門遂至洛陽擒獲甚衆請戮示強檀曰非也仁義道長也兵伐罪皆遣還鄉中原感動歸者四方帝遣背伐檀築其常臣悉嫉智戰非其長嫉悉臣勇詐劉定申勸果聞報不戢已亡道後伐魏多捷少糧鐵量欲退敵者敵揚量沙覆米免若多藏敵驚叛妄故不敢當威名大震中外惶惶召收賜死長城自傷歸城歎息于古不忘